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五十六回 空歡喜林內得薰香 枉勤勞廟中擒巨寇

話說茶館內有二人講論前夜店內丟了住店的和尚，那邊一陣吵嚷，就有人接聲說道：「你說前夜丟了和尚，不足為奇。昨晚北關店裡住了兩個財主，是一來為聽戲還願，二來代辦點事，身邊有百十兩銀子，被人偷去了。大概是和尚用薰香將人薰死過去偷的。今早和尚不見了，各處訪查和尚，必就是這東關店裡丟的那個和尚了。」大家議論紛紛。孫俊在旁一聽，悄悄對郝金剛道：「你聽他們所說之人，必是鐵頭陀無疑。咱們何不到北關打聽打聽？」郝金剛點頭，二人給了茶錢，一同投北關而來。在戲台下略站片刻，遇見趙鵬他二人，惦記往北關廂探事，故急急而去。這且不表。又說那往西關的謝標，來到西門以外，這關廂不及東關、北關熱鬧，鋪面也少。大關嘴外有一帶大柳林，此時正是四月底，天氣甚熱，赤日當空，恰似火爐一般。謝標外號叫一簍油，身子又胖，走得滿頭是汗，想要歇息歇息，涼快涼快，奔到林子裡面，在一塊臥牛青石上坐下。只見那邊先有二人在彼乘涼，旁邊樹枝上搭著衣衫。謝標瞧這二人卻是一僧一俗，都有三十多歲。那僧人生得十分兇惡，身量高大；這俗家是瘦小枯乾，五短身材。謝標心中一動，疑是鐵頭陀。再一看，他不是頭陀，是個光頭，並且在公館謝標也於帶領水槍之時，見過鐵頭陀了，雖沒看真，卻知道不是他，然也不免呆看。那邊僧人見謝標呆呆看他，心中犯疑，就與這俗家使了個眼色。兩人從樹上拿下衣服來，穿在身上，往林子裡去了。再看柳林那邊，隱隱有一段廟牆。

正看之間，見有一個小和尚，年紀不過十一二歲，手中拿著一物，一面走，一面瞧，也向林子裡走來，卻從謝標面前走過。謝標細看小和尚手中之物，似乎是薰香盒子，越看越像，將小和尚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小師傅，你手裡拿著是個什麼？」

小和尚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」謝標又問道：「你從何處得的呢？」小和尚道：「我們廟裡今早來了一個客，雖也是個和尚，他卻有頭髮，可是披散著。他今早來在我們廟裡，他就病了，就是我服侍他。我見他這個盒子有個仙鶴脖子，可以活動，是個玩意，我故此偷著拿他的。」謝標道：「你拿他的，他要是不依，你怎好？」小和尚道：「他現在病得厲害，顧不得了。」謝標道：「小師傅，你賣與我罷！我給你五兩銀子，你要這盒子也無用，不如銀子好。」小和尚道：「五兩銀子是多少，你先給我瞧瞧。」謝標從搭鏈裡拿五兩一錠的銀子給小和尚瞧，小和尚瞧見一大塊銀子，甚是喜歡，即將盒子遞與謝標，把銀子收了。

謝標還要問他話，就看見從林子那邊來了一個頭陀，恍恍惚惚，像個有病的樣兒。小和尚忙忙躲了。那謝標他是綠林出身，如何不認得薰香盒子，心中甚樂。今見來的頭陀，正是那行刺的惡僧，此時趁他有病，恰好拿他，況且在林子乘涼，大衣是早就脫了。

說到此際，須再表鐵頭陀一番。那鐵頭陀被公館追下來，幸而他身子靈便，步履飛快，又仗有城磚扔下來退了追兵，出了大城。天已四更，不好再回店中，恐人知覺，於是就在北關一個店裡扣門。恰好這個店裡因藥王廟有夜戲，聽戲的將回來，還未睡呢，故而鐵頭陀進店容易，就住在西小廂房裡。及至進來，店小二把後窗支開，十分涼爽。鐵頭陀吩咐：「先烹茶來，我是走渴了。」店小二答應，先把燈點上，然後打臉水烹茶，又說道：「大師傅還是用齋，還是隨便？要打多少酒？」鐵頭陀道：「俺只隨便，不論什麼魚肉、牛羊肉，你只揀好的拿來，與我先打二角酒，明日一並還錢。」店小二應了，出去不多時，擺上酒菜滿桌。鐵頭陀自斟自飲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因行刺被迫，未能回店，行李盤川都扔在原先店裡，回來拿什麼給店錢？」

為難了半天，忽然一笑說：「有了，你看這上房住著的像是兩個財主，必有銀錢，何不用薰香將上房之人都薰死過去，偷他個乾淨，一走兒？」主意已定，俟飲酒吃飯完畢，那時天已將亮，大家都睡熟了。他暗暗用薰香，驚伏蛇行，在上房窗外將煙引入。不多時，人俱受了薰香。那時慢慢進房，將被套內白銀一百五十兩，偷到手中，從後菜園越牆而出。自己一想，投何處方好，況此時心中煩悶，大似有病模樣。忽然想起有承福寺的下院在西關口外，名承壽寺，法明和尚在那裡住持，何不投奔他去？想那法明、法靜、法通三人，俱與我是至交，萬不能不收留我。忙忙來到西關口外承壽寺扣門，小和尚開了門。

說明來歷，回親進去。不多時，法明忙接出來，攜手讓進禪房，彼此訴說一番。

不料鐵頭陀近日勞碌太甚，又於前夜在公館受了大驚，恐因此生病，法明留他住下。午飯後，病漸沉重，炕上睡了一覺，醒來收拾自己物件，薰香盒不見了。一想，許是那服侍的十一二歲小和尚偷去了，因此急急出來找他。找到柳林那邊，見他與一個人說話，說的就是薰香盒子。鐵頭陀一著急，就嚷道：「小和尚，你把我的盒子弄到那裡去了？你快給我！」那小和尚開腿就跑。謝標不管好歹，奔過來隨走隨喊道：「好一個禿驢，你是嚴拿的行刺要犯，膽敢青天白日出來行走。今日你好好跟我到公館投案，或者可以從輕治罪。如若拒捕，定不饒你！」

說著，拉出短刀就砍。鐵頭陀不防有人要拿他，又沒帶著兵器，又有重病，如何迎敵？就是一愣，然而到此時候也是無法，遂大著膽子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攔我？」謝標道：「你不認識你二太爺姓謝名標，外號人稱一簍油，現在跟著安大人當差。我們大人與你無冤無仇，你在你的羊角嶺青蓮寺當你的和尚也就完了，為何屢次三番前來行刺，是何道理？今日沒你的走兒。」

鐵頭陀撥頭就走，謝標急急追來。

鐵頭陀被迫急了，要用法術，已然不靈，實實無法可施。忽想起腰裡帶著裝薰香盒子的搭襖，還有個盒子是盛藥與堵鼻子的紙卷等物，連忙拿出來一抖手，一宗物件直奔咽喉。謝標不知果係何物，一閃身子，手急眼快，竟自躲開。謝標說：「好賊禿，你二太爺也有暗器，是你招出來的。你的暗器傷人不算英雄。明器傷人才是好漢。謝二爺的法寶這叫明器，你留神罷。」

鐵頭陀正往前跑，一聽說「招打」，鐵頭陀一回頭，什麼也沒有，撥頭又跑。謝標又嚷，一連三次。鐵頭陀一想：「他必沒有暗器，不過拿話唬人，我何用留神，只管跑罷。」二人追得嘴尾相連，已到承壽寺門口。鐵頭陀要往廟裡跑，一想：「我要進廟，他必追進去。這廟是法明的廟，我承他好意，留我住下，惹出這樣禍來，別連累朋友，莫若與他一死相拚，就是死了，也落個名在人不在。」想罷，止住腳步，大罵：「姓謝的，你莫趕盡殺絕！我與你誓不兩立，拚個你死我活。」說話之間，謝標已到面前，舉刀就刺。鐵頭陀究竟赤手空拳，難以抵敵，只好繞著廟跑。謝標仍然不捨，緊緊追來。將要追上，只聽那邊嚷道：「師兄莫慌，阿彌陀佛，我來也。」謝標一驚，見迎面來了一僧一俗，讓過鐵頭陀，將謝標擋住。二人非別人，即柳林乘涼之人。

原來先在柳林的和尚就是法明，帶著香火老道齊明往大關南邊村子裡找人不遇趕忙回來，見鐵頭陀被人追下來，忙迎上去，拉出短刀一把，二人動手。那齊明也會武藝，也來相幫，三個人殺在一處。謝標武藝不及週三諸人，況又天熱身胖，他本敵不住法明，又來了幫手，更難招架。只是堪堪要拿住鐵頭陀了，忽然來了兩個救星，眼見得救了去，並且自己還得逃命。

又勉強戰了幾合，虛晃一刀，往柳林而逃。法明要追，倒是鐵頭陀在廟門口探頭把法明喊住。三人進廟，關了廟門。謝標見他們不追，雖然不捨，無奈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只好回去搬兵，再來拿他。忽想起柳林內石頭上扔著薰香盒子，忙回來一找，蹤影俱無。各處尋了一番，仍然不見，只得垂首喪氣而回，暫且慢表。

且說那尋訪鐵頭陀的四路已經表明三路，惟有出南關的韓七未曾細說。韓七比別人都早，帶了包袱，由公館出來，走到南關外頭，看了看甚是冷靜，鋪面也不多，人家也不多，來往幾次，並無消息。後來想起和尚必多住廟，只好各處找廟，遇著廟就打聽，是老道廟，是和尚廟，有外來的頭陀和尚住著否。

一路問著，由正南往西北而行，不覺來在西關口外，也因天熱，急奔柳林乘涼，忽看綠柳外露著紅牆。正要蹬石頭細看，見石頭上有個薰香盒子，甚為納悶，不知從何處而來，忙拾起來帶在身邊，這才聽見人聲喧嚷。再一看，是三人殺在一處。其中有一個和尚，一個俗家，正與謝標殺得難解難分。謝標漸漸要敗。韓七在林內一想，他一人不能取勝，英若湊膽子，我幫著謝二哥動手，許能贏那個和尚，然而那個和尚不是鐵頭陀，何必與他動粗。正想著的時候，謝標已然敗下來。又看廟門口一人探出頭來嚷道：

「師兄，窮寇莫追，並且他要進林子，更追不得了，犯兵家之忌。」那說話的人披著頭髮，正是鐵頭陀。

韓七甚喜，見謝標追進林子，奔到石頭那邊來。韓七躲在林外，見他向石頭上似乎找東西，必然找薰香盒子，暗暗要笑。不多時，謝標無精打采的去了。韓七自己思想一番，想：「謝二、週三等時常看不起我，他們諸事爭先，莫若今夜跳過廟牆，用薰香盒子把鐵頭陀薰過去，背了他一走，豈不是奇功一件？我無意中得這個盒子，是天賜成功也。天與不取，真真可惜。」

主意已定，看看日色平西，又圍著廟探了探道，看定進廟之路，只盼天黑。無如日正長時，那裡能快，且先到酒鋪喝一壺，再吃了晚飯。俟磨到二更時分，悄悄來在柳林石上，又睡了一會子，不過睡不安穩。約莫天已三鼓，把夜行衣靠包袱打開，通身到頂俱都換好，背插單刀，百寶囊，收好了薰香盒子，把白晝衣服包好，寄放在樹杈上，奔了廟的南牆邊來。牆邊有一棵大榆樹，韓七躡上牆頭，趴在大榆樹之上。有一個雙杈，自己騎在樹上。前邊枝葉正把自己擋住，往下瞧的偏真。下面往上瞧可有些費事。瞧不多時，見一個和尚由南屋出來，說：「兄不必著急，慢慢保養著罷。就是公館有人來，咱們也不怕，有我幫你，怕他作什麼？」說著，往裡院去了。韓七聽了個真切，就知鐵頭陀住在南屋裡而且病著。心中甚喜，只不知屋內尚有何人。原來小和尚偷了薰香盒子，不敢回來，從柳林一直逃走，換了個年老的人服侍他，尚在未睡。

韓七性急，等不得他二人睡熟了，就從樹上下來。到了南屋，便將身子趴在屋上，腳勾住簷瓦，把頭倒懸，瞧見南屋是兩明一暗，鐵頭陀躺在裡間哼哼。那外屋坐著一個年老之人，鬚髮蒼白，不消說，是服侍之人了。意欲掀簾進去殺了二人，必然容易，又一想，不好，只怕驚動法明，反為不美。既有薰香在此，何必鹵莽？也不用等他們睡了，就向身邊取出薰香盒子來，將千里火點著，輕輕吹動。先堵了鼻子，然後將仙鶴脖子對著簾子縫內透將進去，立時把外屋年老之人醉倒。又把仙鶴尾巴一拉，兩個翅兒自來一胡扇，那香煙就奔裡間屋去了。

香煙頃刻已濃，裡間即聽不見哼哼，大約鐵頭陀必然薰過去了。

連忙把盒子收好，掀簾進屋，一晃千里火，外屋之人不管他了，撲奔裡間而來。那韓七膽量極大，竟敢點上燈燭，見鐵頭陀橫躺在牀上，有心一刀將他殺死，又想不如拿活的好。從外屋找了兩根繩子，把鐵頭陀二臂捆上，又把他的腿捆好，用一牀被，照著卷薄餅的樣子，把他裹好，往肩頭上一扛，上了牆頭。

此時已交五鼓多天，趁著朦朧月色，把樹杈又扛著鐵頭陀由牆上下來，直奔到城門臉上。雖開不了城，倚仗拿著要犯，有欽差大人令箭，可以叫關。那韓七洋洋得意，越想越樂越歡喜。